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九

婺源戴大昌斗源

墨者夷之　章

問墨子之書。近人多有取之者。但墨氏兼愛。而夷之言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是欲附于吾儒親親仁民愛物之旨。敢問何如

答墨氏兼愛。非大有願力人不能。便是釋迦一輩人。然郤視其至親如路人矣。楊氏爲我。朱子謂如今道流修煉之士。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故楊墨郎釋老之祖也。然此

等人皆極有智識。其著書立說豈無可觀近時人必欲尊重而推闡之。過矣。按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而孟子喪母棺槨衣衾之美聞于當時。夷子求見其心必有不安于墨氏之教者。故孟子借厚葬其親一節以矛刺盾。而夷子乃于兼愛中抽出施由親始四字。却是遁辭。孟子仍極言非爲人泚。必欲厚葬之故。以發其本心之明。此夷子所以終能悔悟也。不然愛無差等一語。便是視其親如路人。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正相懸絕。而夷子乃言儒者若保赤子。墨者施由親始。互相援引。自非孟子辭而闢

之不幾令後世信爲三教同心者耶

末節命之矣以之字指夷子名此與中節之則以爲愛無差等語氣相彷語類已定其說未審集注何以不用

吾爲之範我　四句

問　趙注謂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獲一非禮之射則能獲十所謂應禮非禮之射邢疏俱未申說如何

答　姚姬傳先生謂此段語意當就逐禽左說蓋射者必射禽之左乃可献御者亦必逐禽之左乃合法故詩云公曰左之即所謂範我馳驅也令爲之詭遇而獲十則御與射皆不合

于角左之義。王良所以引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詩詞以絶之也。

王良附考

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謂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顏師古又謂王良。郵良。郵無恤郵無正。皆一人。伯樂則又一人也。攷國語載郵無正免尹鐸有云。伯樂與尹鐸有怨。注伯樂無正字。則郵無正亦字伯樂也。然呂氏春秋又稱古之善相馬者。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枚乘七發亦云。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李善注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是也。今按左哀二年。郵無恤御趙簡子。

亦稱郵良及國語郵無正字伯樂者俱言其事趙簡子嘗即孟子所云王良以善御見稱原一人也至淮南子所載伯樂對秦穆公事專以善相馬見稱者與趙簡子不同時則別是一人也（呂氏春秋及枚乘所言伯樂當即此）蓋相馬之伯樂一名孫陽而郵無正則其字偶同于伯樂耳

父命之

問　嫡子冠于阼階醮于客位有祝詞醴詞字詞醮則有醮詞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亦用祝詞（疏謂醮庶子不用祝詞者誤）按詞皆出于賓孟子云父命之豈今所傳冠禮或非全書乎又記言

見于母母拜之釋者說各不同何如

答　祝詞字詞雖出于賓而筮賓戒賓皆由于父父請賓教之故曰父命之也卽如士昏禮女子之嫁父醴之于廟母薦脯醮父戒之阼階之上母戒之西階之上父亦有戒詞而孟子于冠則云父命之于嫁但云母命之不過參互其辭耳

母拜之孔疏則謂拜受祭脯非拜子也孔說蓋緣士冠禮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之文耳注母不在謂有他故非沒也但攷士冠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是明有兩次拜則非但拜受脯也石梁王氏謂

此爲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于餘子。此則据士冠禮另有庶子冠法一條。惟汪鈍翁謂此爲母之答拜其子。猶昏禮婦奠棗栗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餕姑之饌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雖舅姑亦答拜其婦。可見冠昏大禮。無有不答拜者。竊謂不苐此也。蓋古人制禮。非同苟簡。如特牲饋食禮。嗣子長兄弟養一節。始嘗食。主人再拜祝。卒食。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又拜祝。卒爵拜。主人答拜。按上養卽嗣子也。周禮君謂主人事之如事嚴賓爲之子由此推之。可無疑于母之拜子矣者何以安乎

古者天子諸侯自十二以上。卽可冠。諸侯之冠四加。大戴

公符篇云。公冠四加。加元冕是也。天子亦四加。公符篇云天子擬之是也。但諸侯四加用元冕。則天子四加必衮冕矣。王太子亦四加。冠頌云。公冠四加王太子擬焉是也。其餘皆二十而冠。冠以三加。其禮前期預筮日。次筮賓。戒賓至期具冠服器物。設二筵。一在東序西面。為加冠之筵。一在戶西南面。為酌醴之筵。將冠者。衣緇布衣。以朱錦為緣帶。及束髮皆朱錦。俟于房中。主人迎賓入。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就筵。為之加冠。始加緇布冠。禮成適房。服元端爵韠屨黑屨出。再加皮弁。禮成適房。服素積素韠屨白屨出。三

加爵弁禮成適房服纁裳韎韐履纁屨出贊者酌醴賓拱冠者就筵以醴禮之冠者乃見母賓遂字之冠者見兄弟及姑姊見畢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鞸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主人乃禮賓用一獻之禮禮成賓出此其大畧也按奠摯見于君惟士之適子耳庶子則否

媒妁之言

問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私奔者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其說云何

答周禮媒氏之文人皆誤解會字以爲于是月令男女會聚任其私奔而莫之禁不惟非先王之美政且於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一句亦解說不去矣惟近時汪容甫先生釋會爲計其曰奔者不禁所以著之令以速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猶之月令言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所以著之令使及時收斂也可謂發未發之覆矣

附汪氏容甫釋媒氏文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

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

教民蕃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摽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討

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闕之財養之

十一征

問趙注載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故集注本之謂所征十一國也但趙注又云載當作再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者凡征二十二國也其說云何

答其又以載爲當作再者或因釋載作始與首句始字犯複耳但謂當作再字則再征正與上始征相應也言湯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者亦是自葛而外又所征凡十一國耳若如趙說凡征二十二國則書言何不直曰二十二征而必云

再十一征乎。此可知其說之迂而集注所以不採也。竊謂本文第言十一征。未云征十一國。若據竹書紀年所載湯征之事攷之。則并征葛亦自合十一征之數。故但曰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也。

竹書紀年夏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　遂征荆荆降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十年商師征昆吾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　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　商師征三朡戰于

郲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

問 孟子所言。似與玉藻禮文不合。又趙注。貨曾大夫也。孔子士也。集注因之。先儒多有異議。如何

答 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家。敵者不在。拜于其室。是則大夫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未得拜受而往拜者。惟敵體之禮耳。據此玉藻之文。不惟與孟子所言不符。似陽貨當日亦不須瞰亡而饋豚。以孔子雖拜受。猶當復拜于其室矣。全謝山因謂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

亡。貨正是以敵者之禮。必須瞰亡而饋。使之不得不來拜耳。然如全氏之說。則孟子又何不引敵者之禮。而乃云大夫有賜于士乎。此皆不可通也。竊按玉藻又云。酒肉之賜弗再拜。謂雖君賜。亦止拜受于家而不復往拜。蓋貨之饋豚。乃酒肉之類。恐孔子拜受于家。則不來拜。故須瞰亡而饋使之必來拜。巳𠕋非以敵者之禮來也。　至注謂貨于魯爲大夫。毛西河則謂季氏是司徒。其下原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且邑宰家臣。當時亦通稱大夫。如郈大夫郕大夫郰邑大夫是也。然按小宰諸官。皆以公族爲之。如施氏子服氏之

流乃副貳而非家臣。若貨等家臣之稱家大夫邑大夫者。亦不得公然行大夫之禮。看來孟子所言核之漢儒禮文。多有未合。此節議論亦是舉其大概。正不必泥看大夫二字。而強爲之附會也

禹掘地　江淮河漢是也

問 治水之道。或言先自下流始。或據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導河自積石。導淮自桐柏。以爲皆自上流始。孰爲是歟。又濟水小而居四瀆。孟子何置濟而言漢耶。

答 漢賈讓言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

底柱。破碣石。又尸子（名佼晉人也商鞅師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呂不韋淮南子同引此）孟門爲龍門之上口。（在今吉州之西西直陝西之延安府宜川縣）梁山即龍門之南山也。大禹所鑿以通河。巖際鑴跡尚存。朱子語類有云。龍門向未經鑿。河水不利。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爲患。論者謂其言深得尸子之意。故朱子言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又曰禹只是先從土低處用工。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方可下手。閻百詩拈此因謂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是下面之水盡殺也水由地中行。乃是上面之水漸淺。此禹治水方畧也。乃役人

因禹貢導江導漾導河導淮數節每誤以禹之施功自上而下胡朏明嘗辨曰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有是理乎又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者有九禹躬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也又曰水性就下故治水先自下始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世之誤者總由不知導水在功畢之後耳竊謂胡朏明以導爲循行

而非疏瀹決排之事。證以禹貢導山。亦皆曰導。則其言固足據也。且語意亦正與朱子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可互相發明。但朱子語錄又有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縱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故治水當始於碣石九河而傅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一條。以爲治水實自兗始。其就冀州而言則龍門爲咽吭之害。故首及之耳。明馬明衡辨之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先下流自碣

石九河始。余竊以為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況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呂梁即龍門南山安得不先治之。凡觀古人之事。不可執一論也。胡朏明亦曰。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兗。此篤論也。其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至鄭樵謂五行之序。一曰水。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禹治水先冀。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荊。皆南方也。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土

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斯則近於臆說矣。

至以濟水居四瀆者。則唐許敬宗對高宗有云瀆之言獨也

不因餘水獨能入海者也。此濟水雖小得居四瀆。而不及漢

水也。蓋漢水至大別入于江則總名江漢。故禹貢荊州曰江

漢朝宗于海。職方荊州曰其川江漢。按書纂言謂漢水與江

匹敵。故共為一瀆。又按裴秀有云漢時釋淮水故秩而以漢

水為四瀆。以其國所氏也。今攷漢郊祀志並無釋淮秩漢之

文。不知裴氏所言。果何所出

河

問　禹導河自積石。蔡氏浮于積石傳云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論者謂有兩積石。其所云西南羌中者。固非卽在龍支縣界之積石山也閻百詩亦極辨之。其說云何

答　按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此乃禹所導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蓋皆

此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也。攷河關縣，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東晉時其地爲吐谷渾所據。至隋大業中平吐谷渾，始置河源郡，因境內有積石山故名。自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于鄯州西百二十里。又置積石軍于廓州西南百五十里。由是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矣。然唐時魏王泰有曰，大積石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在枹罕縣西北。小積石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按閻百詩云，大積石在西南羌中。應在漢西海郡之外。乃大禹導河處。若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元和志積石山在

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是較禹所導之積石隔千有餘里矣。今觀諸家之說。至爲明析。自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杜氏通典因之謂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處。蔡氏又本之以釋經。致後人相沿而誤矣。

河源附攷

按山海經言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其東北隅乃河水所出。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西王母所居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水經云崑崙墟在西

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所出。據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一在西海之南水經叙河水主在西北者言亦未能確指在何國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為天子言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及騫死。漢使窮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又漢書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同寘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即鹽澤是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皆以為潛

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據此則河有兩源

唐書吐谷渾傳。唐大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乃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擊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餘里。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耳　葢積石在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中其地爲吐谷渾所據。自隋以前。未通中國。唐高宗時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有水西南流。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矣。

元史河源附錄言漢張騫使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悶磨黎山皆涉歷歲月而其所得不過如此元時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探河源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西去愈高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其後潘昂霄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大率皆以河源爲出自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其地在吐

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孔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
列星。至是始知漢唐以來所言河源。皆繆誤耳
今按所謂星宿海。尚非河源。則至今所未言也。乾隆四十
七年。
特遣侍衞前往西寧。務窮河源。始知星宿海之西南有一河。水
色周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此河名阿勒坦郭勒。漢語
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而此河之西。又有三石崖。碑
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湧。皆黃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黃
河之眞源。此石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漢語噶達素即北

極星齊老即石也其往古言河出崑崙者誤亦有因蒙古謂檳爲崑都崙今貴德有三支河名崑都崙河昔人不解因以崑都崙河爲今回部中之崑崙山誤謂黃河出崑崙耳此河源之說至　國朝而始有定論也

伐奄三年討其君

問　伐紂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伐奄何至三年之久若據尚書多士多方則伐奄是成王時事而孟子言相武王何也

答　按趙注謂奄無道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共三年是以孟子言伐奄與尚書不合論者謂奄蓋三叛而

周公葢三伐之也一是武王伐紂時事一是成王初卽政奄助三監同叛。周公東征。卽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注謂殷及三監也。一是成王卽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乃征滅之。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葢至是始隳其地。書序言遷其君於蒲姑是也。

滅國者五十　周書世俘解。武王命伐越戲方。孔晁注伐紂三邑靡集于陳。靡陳紂二邑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伐霍伐艾皆俘之。作雒解。周公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竹書成王三年滅蒲姑。四年滅淮夷。滅奄。八年滅唐。呂氏春

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路史武王俘佚侯滅國之可考者惟此。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問 孟子言春秋專爲討亂賊而作。而列國之君。有實被弑而多以卒書。或謂從赴告之辭。其說然歟。傳謂趙盾爲不討賊。許止爲不嘗藥。後儒多有駁正。果何爲耶

答 春秋託始于隱者。諸儒多異說。竊按東遷而後。弑君之獄則實始于衛州吁與魯桓公。州吁弑其君完在隱四年 又列國之無王。亦首於周鄭交質。漸至於射王中肩。交質在隱三年 蓋欲明魯桓弑兄

必先書隱公初立。此春秋所以託始于隱。且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平王亦未能討弑君父之仇者也。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也。又春秋絕筆獲麟。諸儒亦多異說。顧復初云。哀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寘。孔子是時年七十一。沐浴請討。魯之君臣哆然不應。于是輟簡廢業。而是春適有西狩獲麟一事。遂以此終焉。案顧則堂春秋詳說有云。魯大亂君以弑死者四世。此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弑死者三世。此春秋所以終。由是觀之。春秋爲討亂賊而作。其洵然乎。

若夫列國君實被弑而以卒書。謂但從赴告之辭。是固有之。

而亦有不盡然者。蓋弒君而以實赴告則指名以書之。或隱有指使而因以諉罪於微者。如齊懿公之弒。由邴歜閻職。安知非公子元所使乎。當時又無如南史董狐等直筆力爭。則其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也。又如魯之薳氏國人舉卜齮皆此類也。是故春秋弒君二十有五。其稱人者三。稱國者四。左氏公穀所釋。大概以君無道為詞。嗚呼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烏有暴虐之君。人人得而弒之而遂因以諱其賊臣之名乎。故或書人書國。或實弒而以卒書。蓋皆聖人削其當日所歸獄于微者。而懸其獄以待後人之自定。此萬

世之權衡也。其義精矣。
又襄公三十一年。書子野卒。左傳曰毀也。按顧復初引趙木訥經筌有云。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蓋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公。以毀聞于朝而世不察耳。又引黃若塀通說曰。毀者。左氏失之。季氏以子野非已所立。故于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但以毀聞。春秋書子野卒于公薨之下。情狀顯然。又引望溪方氏亦斥之爲弒。謂與子般子赤一例。而因爲申其說曰。傳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是入大臣之

家而不得戾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止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祗不嘗藥而已哉故孔子書子野之卒與子般子赤一例則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云

晉趙盾事左傳明載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觀其對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二語已明斥其授意趙穿而盾亦俯首無辭矣想當時赴于魯亦必如是魯史因而書之則非趙盾之弑君乃董狐直筆迨孔子修春秋豈容復更之以爲非趙盾乎至謂許止弑父爲不知嘗藥者獨穀梁氏之言

耳。若左氏云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耳。皆無以止爲不嘗藥之交則三傳已有二傳不符。今人束書不觀。用耳而不用目。何乃獨執一家之言。以疑聖經乎。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

婺源戴大昌斗源

不以六律　二句

問　陽管爲律。陰管爲呂。而陰呂亦稱六同（言與陽同）亦稱六間（與陽相間）總言之。陰陽皆稱律也。但律或云以竹。或云以銅。或謂鐘出于律。或謂律出于鐘。或謂十二律之徑圍皆九分。但長短各殊。或謂十二律之徑圍。各如其長短。又律以黃鍾爲之本長九寸。由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或謂黃鍾長三寸九分。又月令中央律中黃鍾之宮。說亦各異。孰爲是歟。又管音與絃

音二者有分歟。雅樂與俗樂有合歟。願詳示之

答鄭康成云。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鄭雖謂以銅。但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筩。蓋以嶰谷之竹。出于天籟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既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鐘。每奏一律之樂。則先擊此律之鐘。故曰金以聲之所謂均也。鄭謂鐘出于律者是矣。又鄭謂十二律之徑圍皆九分。而長短各殊。蓋陽之數極于九。故由圍之九以爲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若孟康謂十二律之徑圍。皆如其長短。則音何由辨乎。說見下

宮商角徵羽者。五音遞降之序（宮音最濁爲君商次濁爲臣角清濁半爲民徵次清爲事羽最清爲物）其宮徵商羽角者。則五音相生之序也。攷之古法黃鍾長八寸十分一（以一寸分十分而有其一）大呂七寸五分十分二（以一分分十厘而有其二）太蔟七寸十分三 夾鍾六寸五分三分一 姑洗六寸十分四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三 蕤賓五寸六分三三分 林鍾五寸十分四 夷則五寸零三分二 南呂四寸十分八 無射四寸四分二分二 應鍾四寸二分三分三 其法。如黃鍾八十一爲宮。則林鍾五十四爲徵。太蔟七十二爲商。南呂四十八爲羽。姑洗六十四爲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鍾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宮又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

分分之八爲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爲宮或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鍾五十四爲宮則太蔟去半三十六爲徵南吕四十八爲商則姑洗去半三十二爲羽應鍾四十二六分爲角此均法也先儒相傳之大畧可得而言者也

月令律中黄鍾之宮康成謂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但言其聲應耳蔡氏熊氏以此爲黄鍾少宮半黄鍾之律爲四寸五分亦用以候氣而朱子則謂如京房律準其制十三絃其十二絃應十二月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取聲中

一絃爲黃鍾不動。所謂律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此乃黃鍾之宮也。李安溪則謂呂覽言黃鍾三寸九分。乃別製一管。郞中央土黃鍾之宮也。若毛西河則謂子月之黃鍾爲三寸九分。其中央土黃鍾之宮乃九寸也其說未確

按京房造均。以絃求聲。故江氏愼修律呂新論。以琴起均。亦祖其意。然江未知管音與絃音生聲取分。微有不同。惟我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辨析精微。敬錄數則於左

御製審定十二律呂五聲二變

言樂者皆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然此二者義各有在不可一概而論三分損益乃製律之則也古聖人立爲算術以別

十二律呂相生之度凡金石之厚薄絲竹之短長皆依以定蓋隔八相生乃審音之法也審音之法必取首音與第八音叶和同聲以爲之準即首音八音之間區而別之以爲五聲二變則清濁之相應高下之相宜皆賴以生焉但五聲二變有施於管律者有施於絃度者其生聲取分各有不同自漢唐以後皆宗司馬氏淮南子之說以三分損益之術誤爲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絃音五聲度分而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律絃度俱不得而明如旋宮圖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

變宮至半黃鍾復爲清宮大呂爲宮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而半大呂復爲清宮夫正律爲宮至半律而仍爲宮正律爲商至半律而仍爲商則宮商一定而旋宮之義已失且陽律而雜以陰呂陰呂而雜以陽律陰陽相雜而取聲之原亦未爲得是葢各守所傳固執一理而未始備制律呂之管以審音也間嘗截竹爲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爲太蔟之半律則倍半相應之說在絃音而非管音也明矣又黃鍾爲宮其徵聲不應於林鍾而應於夷則則三分損益宮下

生徵之說在絃度而非管律也明矣是知古聖人審定律呂陰陽各六陽則爲律陰則爲呂意固有在也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鄭康成大司樂注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國語以六呂爲六間非陰陽分用之証耶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管爲聲中黃鍾之宮非半太蔟合黃鍾之義耶是以即陰陽之各分者言之則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而不相紊故今所定黃鍾爲首音宮聲次太蔟爲二音以商聲應姑洗爲三音以角聲應甤賓爲四音以變徵聲應夷則爲五音以徵聲應無射爲六音以羽聲應半黃鍾爲七音以變

宮聲應此陽律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太蔟爲清宮而與黃鍾應則陽律旋宮之義見焉如定大呂爲首音宮聲則夾鍾爲二音以商聲應仲呂爲三音以角聲應林鍾爲四音以變徵聲應南呂爲五音以徵聲應應鍾爲六音以羽聲應半大呂爲七音以變宮聲應此陰呂之五聲二變也至半夾鍾爲清宮而與大呂應則陰呂旋宮之義見焉所謂陰陽以類相從而不雜者此也若夫以陰陽唱和而合用之則一律一呂折中取聲使陰陽之氣得以相兼故黃鍾之宮爲濁宮大呂之宮爲清宮濁者不得揭之使高清者不得抑之使下惟定宮

聲在黃鍾大呂之間而可濁可清始能兼律呂之用黃鍾大呂既合而爲宫則太蔟夾鍾合而爲商姑洗仲呂合而爲角蕤賓林鍾合而爲變徵夷則南呂合而爲徵無射應鍾合而爲羽至半黃鍾半大呂合而爲變宫是又陰陽唱和律呂合用者也驗之於樂器排簫鐘磬各一十有六正陰陽之分用者也今簫與笛一孔而兼律呂一音而能高下正陰陽之合用者也今於簫笛之最上一孔適當出音孔上第一孔之半而聲低一字卽宫聲之半不應宫聲而爲變宫者也按其體推其數製以器審以音莫不確然有據而無纖毫之可疑則

五聲二變通於十二律呂之中誠有一定不易之至理也

御製十二律呂同徑倍半生聲應五聲二變

律呂之見於史志者其說不一有主同徑者有主不同徑者夫惟徑之同乃得其長短之異而聲字之清濁賴之以辨使徑不同而長短又異則成同形十二律呂皆如一黃鍾矣故同徑之說乃十二律呂之定論也又史志所載言律呂者正律之外又有倍律半律變律之名夫律有倍半所以叶正律而成旋宮之用至於變律乃始自京房因仲呂還生黃鍾不及原數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後世因之遂有變律之說

嘗以京房所定律數細較之仲呂轉生之執始比黃鍾止少一分二釐有奇自執始至第三十七之質末比大呂止多九釐有奇至於謙待本蕤賓變律而數弱於林鍾未知本大呂變律而數弱於太蔟白呂本夷則變律而數弱於南呂南授本夾鍾變律而數弱於姑洗分烏本無射變律而數弱於應鍾南事本仲呂變律而數弱於蕤賓故其編次各遜就於相近律呂數下且黃鍾大呂同一聲字止分清濁而執始至質末總未出黃鍾大呂範圍之內豈能比黃鍾大呂別生一音耶是故按其數不得至六十之多審其音不得成六十之用

苟不實被之聲律則於倍半正變之名有未詳而施之於用亦未當夾夫正律為宮至半律則為變宮而或誤以半律與正律應是聲不應而以為應乃未達半律之為變聲也仲呂還生雖不及黃鐘原數而所差甚微故不能自成一聲又烏可自名一律乃或別名之為變黃鍾轉生十二變律合半聲而用之夫聲未變而以為變是未知變律之猶未離乎正聲也至於倍律之說古人亦嘗用之而傳記並無明文但以正律對半律言謂之倍不知倍律對正律言乃真倍律也夫始黃鍾終應鍾為十二律呂之正自黃鍾而下欲用聲之更低

者則有律呂之倍體自應鍾而上欲用聲之更高者則有律呂之半體由是而倍音半音之理生焉先審正律正呂之協於五聲二變者以爲之準然後大而推之倍律倍呂細而及於半律半呂其淸濁之遞降高低之相應正變之屢遷挨之聲音字譜無一不叶此旋宮之用所以成也

御製明管律絃度五聲二變取分之不同

絲竹之樂必先審全半之不同者盍以管律絃度首音與八音應聲取分之不同故其間所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亦隨之而各異也如管律黃鍾之全爲宮聲首音則太蔟之半爲少

宮八音其間太族之全爲商聲二音姑洗爲角聲三音蕤賓
爲變徵四音夷則爲徵聲五音無射爲羽聲六音黃鍾之半
爲變宮七音若夫絃度假借黃鍾之全分爲宮聲首音則黃
鍾之半爲少宮八音其間太族之分爲商聲二音姑洗之分
爲角聲三音蕤賓之分爲變徵四音而林鍾之分乃爲徵聲
五音南呂之分爲羽聲六音應鍾之分爲變宮七音此但以
絃度宮聲之分爲七音之度者也至於各絃諸分卽各不同
如宮絃全分首音至商聲二音得全分商聲二音至角聲三
音得全分角聲三音至變徵四音得全分變徵四音至徵聲

五音止得半分徵聲五音至羽聲六音仍得全分羽聲六音至變宮七音亦得全分而變宮七音至少宮八音亦止得半分如下徵絃全分首音至下羽二音得全分下羽二音至變宮三音得全分變宮三音至宮聲四音止得半分宮聲四音至商聲五音得全分商聲五音至角聲六音得全分角聲六音至變徵七音得全分而變徵七音至正徵八音亦止得半分蓋宮絃四音至五音七音至八音為半分徵絃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為半分觀此宮徵二絃之不同其餘商與角羽可知矣大凡絃音之變宮變徵至正宮正徵各為半分故

七音之度隨其全絃首音而各分移焉管律則諸分皆同黃鍾宮至太簇商太簇商至姑洗角姑洗角至蕤賓變徵蕤賓變徵至夷則徵夷則徵至無射羽無射羽至半黃鍾變宮半黃鍾變宮至半太簇宮俱爲全分即倍蕤賓下徵至倍夷則下羽倍夷則下羽至倍無射變宮倍無射變宮至黃鍾宮黃鍾宮至太簇商太簇商至姑洗角姑洗角至蕤賓變徵蕤賓變徵至夷則徵亦俱爲全分要之管律首音至第八音得七全分而絃度首音至第八音實得六全分五全分合二半分共計之爲六全分也二者七音之得分即不同矣

西洋律呂新法

本朝有西洋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昇精于音律。其法專以絃音清濁二均遞轉和聲爲本。其大要有二。一則論管律絃度生聲之由聲字相合不相合之故。一則定審音合度之規。用剛柔二記以辨陰陽二調之異。用長短遲速等號以節聲字之分。又有壹大哩呀國人德禮格者亦精律學。與徐日昇所傳源流無二。實與經史所載律呂宮調相表裏。其法有五線二記六字三品七級半分易字新法七字明半音互用及八形號等說

雅樂俗樂附攷

竊考隋書音樂志。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國人曰蘇祗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

轉相交盡皆和合此唐宋後雅俗樂部轉調之大綱也

又夢溪筆談云。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蓋雅樂惟本六律六呂。用五聲二變而成樂後世之俗樂。則用字譜而成調。雖以工尺分配宮商說者各殊。其寔總以聲音之大細清濁。相生相間而成則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按後世談樂者。生鏈布算。截竹累黍施之於用究多難曉近惟吾友淩君次仲。其學無所不通。禮經而外。尤潛心樂

律自謂孤學獨鳴著有燕樂攷原一編其書六卷首末二卷總論大綱有表有說中四卷詳論二十八調其大旨不論容積周徑及六十律八十四調惟據隋書音樂志謂燕樂之原出於龜茲蘇祇婆之琵琶遼史樂志亦云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蓋琵琶四弦一弦七調故爲二十八調第一弦最大故以爲宮聲第四弦最細故以爲羽聲取大不逾宮細不過羽之義第二弦次大爲商聲第三弦次細爲角聲自隋鄭譯推演以後無論雅樂俗樂皆以此爲根荄鄭譯以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代字譜又以

黃鍾太蔟姑洗㽔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代五聲二變於是宋人因之從知樂譜所注十二律及四清聲者不過字譜十字高下之别名實與漢志所謂律呂長短分寸之數兩不相謀耳君于夢溪筆談所載燕樂宮調與律呂異名獨能推其所以然暨字譜之配五聲二變如以上字配宮聲尺字配商聲工字配角聲凡字配變徵聲六字配徵聲五字配羽聲乙字配變宮聲合字配下徵聲四字配下羽聲并能證明與宋人所配無異又攷定燕樂高於古樂二律者琵琶之第一弦聲最濁即燕樂之律本也其弦之鉅

細。如琴之第七弦琴以二弦爲宮。謂之夾鍾之均。七弦比二弦以琴之夾鍾淸聲。爲琵琶之黃鍾宮聲。故曰燕樂以夾鍾爲律本。此所以聲高二律也。至于七角一均。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巳不用。今俗樂所用之七宮。實應唐宋人燕樂之七商。則今俗樂又高於古燕樂二律也。他如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琴之一絃爲徵。惟正宮調。舉屬世所未言者也。凌君又有與阮芸臺先生書。其畧云。閒爲燕樂考原一書。中言二十八調。頗爲自來講樂家所未悟。其書不論容積周徑。亦不論六十律及八十四調。蓋京房

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律。秖此五聲二變也。鄭譯八十四調。蔡元定六十調。亦此五聲二變也。字譜唐以後始有之。蓋卽龜茲之樂。然字雖異。其所以七聲相旋者不能異也。如今曰上尺。古曰宮商。猶之中法曰降婁之次。西人曰白羊宮也。漢以來之樂。以京房律準為根。絲聲倍半相應。與竹不同。竹聲半太蔟始應黃鍾。故荀勗笛律。以絲度為竹度。則不能行。而梁武帝十二笛。仍用列和之制也。隋以來之樂。以蘇祗婆琵琶為根。琵琶四弦。一弦七調。故為二十八調。唐宋以來之雅樂。及燕樂宮調字譜。皆琵琶之遺聲也。然二十八調。實止十四調。以七羽合於七宮。以七角合於七商也。北宋乾興以來。

通用者六宮十一調而自明至今燕樂之宮調祇七商一均而已此古今言樂之最要關鍵蔡季通鄭世子皆未之知也附錄於此己巳夏次仲先生逝世今其及門張駿伯其歸將校付梓

億

問 詩伐檀篇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而朱子注其麗不億則宗鄭說何歟

答 惠氏定宇云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陔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云萬萬曰億。此卽中數也。鄭云十萬曰億。此則下數也。然則朱子亦用其下數也按王制爲田九萬億疏皇侃云億數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據此又有一萬曰億之說

滄浪之水

問 滄浪水名。或以爲地名。鄭康成以爲卽夏水。然歟

答 易氏云。漢水自興元南鄭縣。歷一千五六百里。流至均州武當縣西北。水中有滄浪洲武當今爲均州屬湖廣襄陽府庾仲雍漢記謂

之千齡洲是。蓋由語音之訛耳按李善注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卽引左傳屈完漢水以爲池之文是滄浪卽漢水。故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明非他水所爲也。又葉少蘊曰。滄浪地名。非水名。謂此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故以水別之（闕百詩主此說）胡朏明謂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皆屬辭之體。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嶓冢之山。豈嶓冢亦是地名乎。又鄭康成注書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水經夏水注亦引之）攷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也若如此言。則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

沔注夏其勢乃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胡朏明謂劉氏此辨最爲明晰

今天下溺矣　節

問　髡謂孟子亦當從權以援天下似與陳代所云枉尺直尋同意何如

答　陳代萬章公孫丑輩皆謂孟子道足以濟天下欲勸其稍自貶以行道耳髡意則非矣蓋髡與孟子共居於齊見孟子氣象巖巖相形見絀故餙出權字以爲詰問其曰夫子之不援何也乃譏其純盜虛聲徒養重望猶云爲其事而無其功

者旣未嘗覩之也故孟子斥之曰予欲手援天下乎亦所謂其言也厲矣舊注似未窺見此意

卒于鳴條

問　舜典但言陟方乃死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野注禮者因以舜爲南巡狩并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又附會以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說如何

答　趙注但云鳴條地名孫疏引書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康成云地在南夷據此則舜之卒即此鳴條似應以在安邑之西者近是迺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

野。而異說乃紛起。故此節孫疏亦引史記言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書陟方乃死孔傳亦同惟汲竹書紀年。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陟即崩也其下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據此則以鳴條自另有蒼梧山者。然近日甘泉張氏宗泰校本。謂海州置于東魏則此不惟非竹書本文。即沈注亦不得有也。是亦不足爲據矣。或以古謂崩爲陟。陟方乃死。猶帝乃殂落也。後人誤解陟方爲巡狩。故有是說。故司馬溫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下。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路史發揮亦謂蒼梧在虞夏時

乃無人之境。豈巡狩所至。其或有虞帝之墳者。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澤沾海隅。升遐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哭。而墳土以致其哀敬也歟遷于負夏史記舜就時負夏就時猶逐時謂貿易也負夏衛地

又楚詞九歌。湘君湘夫人。乃謂湘水之神。初非言舜妃也。攷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後之說者。誤以帝子爲帝堯之女子。因謂二妃從舜南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遂以黃陵爲二妃之墓。又河圖玉版亦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

至湘山逢大風因問湘君何神博士云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然檀弓明言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而康成注乃亦謂三妃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是舜妃則從葬矣豈不顯與記文相背耶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時二妃益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流叢筠故顧亭林云甚矣人之好言色也水經注言會稽禹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他如月有嫦娥霜有青女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河伯水神也而有夫人馮夷巫山神女宋玉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瑤姬雒）

水宓妃陳思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氏之女嵞山啓母天問之禖說也後人又附以少姨爲啓母之妹青溪小姑則以爲蔣子文之第三妹見楊炯碑并州妬女則以爲介子推之妹見李瑾詩小孤山之訛爲小姑也歐陽云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黃氏日抄是皆湘君湘夫人之類也